

卷三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兢

兢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
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
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宋文公為侍講文公欣
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
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來放心
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
疆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
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

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
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
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
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
卿官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
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
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上緣交
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
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

刑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
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
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
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
用表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
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知矣
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初政是朕舊
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
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



人罷一人優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
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
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僞曹所誤
然三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齊心露
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掌熒燭清坐小黃
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
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掌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
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後出
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嬰救文云

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
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真
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
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
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執力量與日月字
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容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之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異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擢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之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頴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卦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中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儼偽假真者徃之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在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敬

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袂而乞
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
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
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
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
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
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
見面盡背臨淵履水以爲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大袂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之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息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爲調字之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之凡無聲

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麀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霖之半空雨東渚云團之凌風桂霜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蕭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之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

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鳴嶼花木深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
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蕪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
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
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
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亦貶辰陽大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
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

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二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懸江濱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厝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蹶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村能形文母夢還許使人來左氏傳使人來矣正謂逐

客事見六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造逐

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揚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志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榜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
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
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
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
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
嘗嘗餘之欲起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
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々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顏瀆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妾作臣雖所以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茲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地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國二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茹狡兔之專窟如猩之嗜酒老死而不死止愛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載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賢閭始命造龍團以別庶飲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龍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支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宦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甌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昇新又新倉廩吏舍日
役千夫夜監司劾奏奏杭州不卹荒政濬燕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使備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徙填糶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唯枷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備此邦之人爲
之也歛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羸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
猶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干寶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乃謂于寶一吏進曰乃
于寶非予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誠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
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
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之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
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玉季海曰龍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中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麋字不得其義

一日行圃見畦丁薜蔗橫瘞之曰它時節之皆生

公悟曰蔗草之^{切之}庶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

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

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

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

經作詩云昇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

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

輟野老忤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詭豈能令鬼
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
詭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
鄉井隆祐太府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
棄城走公所居曰鄉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
入城固守市井惡少垂間致攘斬數人乃定張榜
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

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勅太守來疑公有它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
民兵徒步歸鄉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歸齋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
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
唾罵兀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玉梅溪守規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
民對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行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
止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斂字一
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
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
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
非耿李所能爲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度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益辨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

宣教即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闡清近者及門忠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乃質之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劔止能為劔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跼而暮為鄰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

節官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
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
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
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
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廢補過實或似啓事誤